

卷四十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 注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都賦序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717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東晉書
卷之四
文選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祿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梁典曰高祖即位助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綬咫尺無却

法曰將軍死綬注曰綬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一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綬逌撓教有刑

漢書曰逌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

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

決矣母曰王然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

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逆天之道者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獲儉侵軼

暫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魏書曰太祖道武其後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擢其

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

儼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尚

日海岱及淮惟徐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

亂所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錢

東大將軍司馬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

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金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

之費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法曰狡狴也左

陵弊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

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

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

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

不顧命潘安仁馬汧督誄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

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止漢書曰武

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比完為成已拔尉恭以疏

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貞師將軍取佩刀刺

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

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

六虜虜以為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恐救兵之不專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

為呂布作聲援子斬樓蘭王安歸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書

首懸之北闕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

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

士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及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邊地逐水草遷徙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

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

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劉藩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入繼

果綠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

聞之輒去州伏闕泣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戎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折劔劔折挫也疆場魯疆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

也王隱晉書庾純自易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首

謹按河南尹庾二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漢書衛青茲多幸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拍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日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為鄼侯功臣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何也上曰諸君知備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縱拍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拍示功人也臣莫賞我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敢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擔裁施鍾

鼎遷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蒞於負擔忍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

雅曰列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墨子曰

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潤草塗原豈獲

日大文天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墨子曰

自已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南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

腹棄甲而復生曹晁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昔漢光命

毛萇曰靦媿也鄭玄曰汝媿然有面目也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亮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齊自弘朝

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

文四年

絕言提晉起居注宗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馬濟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執愍被司武致辱

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殺

也侯之獄言其貪貞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絀切卦諸應及各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

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几毓音育是以義士節

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

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

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詎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度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
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亡寅後第二弟整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
罷曲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衆整整復去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整音資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資得錢七千整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去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整復奪
取之應充衆准崔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整處使進
責教正婢采音劉整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一日整就兒妻范永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教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貢寅妻范奴苟奴列媛去三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羅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

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

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

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媛被奪今在整處使悉

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

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

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臣謹案

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關茸各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

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厚曰關茸尊顯護諛得志出說曰王平子胡毋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

地何為乃爾 弟為羣在綺繡純 袴之間非其好也 惡積豐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弘曰

吾稔之日也 杜預曰捨熟也 惡積與築同 理絕通問而

誅漢書郵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救裳

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救裳

口莠言自口毛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後也謝承

第五倫曰公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一豈可謂

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一豈可謂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 昔警叟有子

曰舜舜事警叟也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 走故警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 苑南薛包字孟

不失烝烝之孝 會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 乃中分其財矣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

頭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感也 器物取朽敗 高鳳自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高鳳自

穢爭訟寡嫂 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 鳳年

本巫家不應為吏 又與 未見子孟嘗之深心 唯數文通

為迹 顏延年諫向秀曰深心托毫素 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 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 敷芝之撫姪食有故人 謂

米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 故人齊高

貴為脫粟布被 我一肯豈可以臨天 下於是朝右疑其矯

惡實不逢故人 何其不能折契 鍾度而檐切 古惟交質

取車惟也 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 兩家常折券

論語注曰十六 則鍾村預曰六斛四斗也 包

人卑飾鄭玄曰 惟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

童容也 左氏傳曰鄭伯怨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莊子謂

莊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憲子曰人之無情何謂之人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求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氏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女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五口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
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美我升降厥隆誠非一揆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竄隆異
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而揮
之怒曰秦豈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分流雅
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喪周矣其御衣冠之族曰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朱光衣冠子孫衰子
左氏傳鄭莊公曰周姬姬淪雜罔計斯庶瑣姻則

無職仕毛萇曰兩臂相謂曰姪漢
言曰有斯養卒如淳曰斯賤也
道鄭玄周禮注曰賈
昭求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
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胤也

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違世業之可懷樂邵之家前徽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晉舊臣之族也既壯而室竊皆莫非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駮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於紀

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南而立鄭玄

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僞品謬掌天憲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而孤鼠微物亦盡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也承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胄相雅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胄相雅

也承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胄相雅

也承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胄相雅

也承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胄相雅

也承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胄相雅

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鄭人為

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諸閭亦居清

顯尚書曰亮來惠壽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源源頌切諸

府戎林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托姻結好

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玷辱流輩莫斯

為甚孝經鈞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能奮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

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見婚漢書董仲舒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源父子因

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鉞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

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其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亂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

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

潘陽之睦有異於此潘岳陽

且買妾納媵因聘

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位登八命

亦八命也

顯

府戎林

唯利是求

為甚

到臺

能奮胤

家計

王源

見璋

源

詳議

以聘

其風

亂嗣

其為

音義

潘陽

且買

試表

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衿之費化充牀第禮

曰女嫁母施衿結悅鄭玄曰悅佩中也左氏傳曰謂武

過鄭伯有賤鄭之貴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杜預

日第也鄙情教其行造次以之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

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糾慝繩違允茲

道日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慮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系籍世資得參纓冕却秦有地資也無忌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殺紂魯相齊穆狀兒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札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董猶不雜聞之前與左氏傳

宋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董猶不同器而蓋馮馬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

子河魴同穴於與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高明降

衡雖自已作陸云答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其

機輕易也蔑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且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言禁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略曰揚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數

交開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弥終也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

蔚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仲宣投劄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民故云

飄許京故云豫州連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尚書曰樹曰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姑世書曰伏惟君侯少長貴盛体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武王名也曰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

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人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

矣觀者駭視而孤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

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鵝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鵝鳥賦亦命脩為之而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

鄭巴使大夫種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子

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

能贊一辭柏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

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首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今之賦頌古詩之

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

楊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若此仲山周旦

之儔為皆有堡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

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寶

曰志經國之長基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

封禪書曰飛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功晉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

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且里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漸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

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季緒瓌瓌何足以云曹植書曰

周知者故引之劉季緒好劉季緒好

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章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離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

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

如其言注曰慎淮南子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汗圖徵曰聖人

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

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和漢書曰鄭声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

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相譚新論曰漢之三主

內置黃門喉所發音無不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馬依北風在衣袵也在昔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妣嘗姐各倡魏志

令杜夔為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為顛音

同也其史妣嘗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妣奴紺切

說文曰媿字或作姐古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李陵為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家士之竊唯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

死罪

谷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

太祖相辟為軍謀祭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去蓋諫文帝曰陛下

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

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比青萍曰去長者且

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洪後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
青洪砥礪於鋒鏑庖丁剖儀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子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于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
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來諸侯乎過曰獨不
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心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子持械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
曰淳于髡三稱鄰忌三知之髡等絀屈而去故所以尚
干將莫邪者此乃天然異稟非鑄冶者所庶幾也言天
貴於立斷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面不受
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妙句焱絕煥炳華也鹽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
騷鬣古之駿馬也夫聽白
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馳星流矢驚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定而齊足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王諷賦曰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始曰下里巴人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子貢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
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冉冉而逾施

昔侍左右則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壽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

容愉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曰延年曰群下鼎沸

日軍書交馳而輻湊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

臯不根持論上

頗排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

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

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廣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焉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滅尹克黃曰君天也優游典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賓戲曰婆娑平藝術之場休

息平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園講藝之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擲筆鸞鳥龍

齊蕭王才實百之

魏文書曰君德不及蕭王年尚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

易比於武師功德百之也

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隊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夕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耄老杜

預曰七十曰耄也

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慄慄

高書曰慄慄敬也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

耀靈匿景繼

以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考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

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

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沉頓謂醉真也頓猶弊也即以五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地形察土宜

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北鄰栢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漢書上等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

縣名何曰栢人也去弗宿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栢山

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胸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

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

立漢讖失策謂不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

也故想其風邯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吾居代時

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

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而所質闇弱無以莅之

將之首可致下成安君不聽也尚書外繇邁種

毛蔓詩傳若乃邁德種因樹之風聲德風聲已見上使

農夫逸豫於疆田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

釋來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性情性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

僚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貲於故實

於遺訓而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

嚴勛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

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一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

更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
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刀
徵入為光張敞在外自
大夫侍中張敞為膠東相
繩墨有臆糾結固無奇矣
守威數路遺陳湯與書曰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
古今一揆先後不始負
生可畏為如來聊以當觀
者之不如今

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
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為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也位至太傅又曰
魏帝封晉大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
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尚貴鄉
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
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
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
功褒有德昔伊尹有莘氏之
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
自來矣

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
伊尹後干湯乃為有莘媵
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左
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
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
宅曲阜毛詩曰魯侯伯禽宅
曲阜

之渙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於
水

蓋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
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
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
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

文四十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
望暫把旌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晉節上書

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况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

曰世有哲王尚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難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羗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擇回

首首內嚮鳴鳴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閭閻之衆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

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湏臾陷潰斬

送誕首魏志曰誕開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救吳遣

唐岑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岑王祚昔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

康寧詩匪不作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弃疾

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

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傳楚子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

功盛動光光如彼國主嘉祚魏魏如此內外協同靡譽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

無休惕焉為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

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耶指南越相夷靡

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諄父曰近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相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成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

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

其道幽遠而無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人吾誰與之為鄰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最更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

潢汗行潦之水尚書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命論曰

日漢朝宗于海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命論曰

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希蹇之馬亦騁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

六轡沃若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曰我馬維

日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歧路西東

或以歎喑鳥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與鳴同南可以此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

與鳴同鄭文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

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

貌若墜雨翻似秋

如秋葉帶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

屬蜀天地休明山褒采

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

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

表賦曰庶小故捨未場圃奉筆兔園

善之有益詩曰九月菜場圃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

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

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契闊戎旃從

音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通帛曰崩劉向七

容燕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崩劉向七

有譽長裾曰曳後乘載脂

曰文學記乘於後車毛詩

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

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

滄溟未運波臣自湯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

解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江湖之魚勃澥皆自

清切藩房寂寥舊章潘房王府舊章眺舍也劉楨贈徐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巳

之人皆陵其上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穆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謂女子徐無鬼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朝而已

傳注曰江渚也杜預左氏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

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戶故曰朱邱

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如其簌履復或存存席無改韓詩

樹排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簌履復或存存席無改韓詩

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亡楚昭

王亡其時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釋指之各犯聞之曰席得所卧也而君奔

禮注曰在席乃單席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攬涕告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

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境涕而辭始又曰涕橫

橫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琦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策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況助受教君子將二十

年魏文帝曰況吾託士人咳切苦唾為恩時成飾

唾之音古詩曰盼睐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

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昔承嘉宴屬者緒言提

挈切苦之盲形乎善護言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

於境陵王西邸從容謂坊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坊符昔言也并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

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

萇曰渝變也錐情謬先覺而迹淪馬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

淪論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湯

沐具而相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

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傳道將使伊周奉轡柏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

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

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府朝

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群英惟此魚目唐突璠璣

魚目似珠璠璣魯玉也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

陳群曰頗有無善唐突人參也顧已循涯寔是知塵忝

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曰

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

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不勝荷戴豈非營之情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瓛梁典曰帝詔授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循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助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旨奏舟誠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秦被

還命未蒙虛受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摺紳顛顛深所未達

司馬相

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摺插芴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願顛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魯氏春秋曰魯國之法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曰舜以天

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夫負妻戴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勖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

大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成王少周公旦踐東

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先增玉璫而太

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畔見光景于斯

尚立變名谷曰望鈞得玉璫刻曰姬受命呂佐旌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伯曰藥武子之德在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

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與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

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

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班師振

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

造于西雖累繭救宋重脰存林楚說文曰繭絲織也古與切戰國策曰公

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

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

重繭累脰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脰七日七夜至

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

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

國脰竹尼切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

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是以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也論語比也焉識曰殺惑女姐

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

也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

族雷王禽宋均曰謂殺閔龍之後夷子旦庭中地有此

版異也龍同姓稱族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王雷殺我必見禽也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荆州行事

掩涕激義士之心蕭穎曹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

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奢伏哀

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

以諸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

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九大順以湯故能使海若登祗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文四

五九

磬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

尺人物具焉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人則見者長

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磬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

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景從伐罪

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匪叨天功昔勳滿定傳介

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

外傳曰申徒狄非其出將自投於河崔嘉簡而止之曰聖

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各教鍾

濡足故不救人可乎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道風素論坐鎮

樂廣曰各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

雅俗采同曰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

調不習孫吳講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問吳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

殺者夫焉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

桀龜玉毀於櫝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

中是誰之過歟何地謂何地自處也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使民不任控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控款誠也伏願時

不倦應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奏記

詣蔣公首

阮嗣宗魏榮緒晉書曰太尉將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

已去濟大怨於是卿親其前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後
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
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
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

秦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君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

侯三公漢書音義曰秦階三台皆翹首開府之曰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走為首

辟僑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半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魯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

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

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主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

秋曰三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籍無鄒卜之德

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

以翼戴其北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欲則先王之法

主者甚衆也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